



早上和天玉踏出電梯,準備進到病 房,開始今日的實習。遠遠的,我就看 到照顧阿公的外傭阿姨站在病房外,我 開心的跟天玉説:「阿公還沒轉到樓下 心蓮病房!今天應該還有機會照顧他老 人家。」走進護理站,拿了阿公的病歷, 翻開一看,卻發現病歷內是空的。心 想:「咦!是阿公已到心蓮病房了嗎? 但為什麼照顧他的外傭阿姨還在病房外 呢?」看見怡欣學姊,我問她,學姊轉 頭看著我説:「阿公往生了,大概五六 點的事。」

當下,我心裡一陣驚嚇。雖然我知道 阿公病情每況愈下,可是星期天,我來醫 院查資料,看到阿公還好好的,怎麼突然 間,一個生命就這樣離開了。即便老師已 經告訴我阿公可能撐不久了,我也有心理 準備他會走,可是當我聽到他「往生」時, 不知道為什麼心裡會這麼難過。

放下那本空蕩蕩的病歷,不知怎麼的, 我決定要去病房看一看。一走進去,看到 阿公的床簾整個拉起來,我逐漸靠近,但 每走近一步,我就感到害怕,因為我害怕 看到一個我不認識的阿公。

常我近到從床簾縫隙看到阿公時,我看 到阿公穿著完整的衣褲,身上所有管路都 拔掉了,臉色蒼白,但安詳,他的家人都 坐在他的身旁。我無法相信阿公離開了, 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我轉頭走回護理 站,想著等老師來,問問老師該怎麼做, 要去道別嗎?慌張地捏著自己的手,我整 個人傻傻的回到護理站。

在等待老師的時候,腦袋裡閃過一幕幕 照顧阿公時的畫面,他模糊的説著話,他 努力的回應。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聽到 學姊已經連絡了救護車要送阿公回家,我 告訴自己,照顧了阿公一個星期,我一定 要去跟他告別。



走到阿公病房,短短不到30秒的路, 卻是我實習以來最難熬的時刻。但這次, 勇敢的走了進去。當下只有外傭阿姨坐在 一旁,阿姨對我説了幾句話,我聽不懂, 可是我猜她是在告訴我,阿公走了。我走 靠近阿姨,拍拍她的肩,告訴她:「不要 難過喔。阿公到另外一個世界不會再有苦 和痛,不安定的心,總算可以放下了,相 信,未來他還有機會再來人世一趟。」頓 時,阿姨淚珠不停的掉,對著我説話,也 許是我自己腦袋一片空白,也許是阿姨説 的不是我們的語言,我一句也聽不懂。但 我握起阿姨的手,跟她説:「阿姨,你把 阿公照顧得很好!阿公有你陪伴,他很幸 福的!」阿姨淚水還是不斷的流,我蹲下 來抱著她,拍拍她的背,什麼話也沒說。

儘管,我的淚水早已在眼眶打轉,可 是我忍住了,覺得自己應該要換一種心情 來看待阿公的離開,因為他解脱了,不用 痛苦的抽痰,注射一堆藥物。轉身看著 阿公, 我握起他的手, 阿公的手還溫溫 的,心裡默默的告訴他:「阿公,一路好 走。謝謝你讓我陪你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 路。」

向阿公告別後,不知怎麼了?原本的害 怕、焦慮全消失了。心裡想著:等等我要 幫忙送阿公。協助學姊挪動阿公時,發現 阿公全身是癱軟的,嘴巴打開,我看到口 腔裡面有血塊,眼淚不自覺的流了下來。 如果我勇敢一些,早一點來,我還可以幫 阿公清潔一下,讓阿公舒服乾淨的回家。

這是第一次遇到病人往生,而且是自己 照顧的個案,當下心裡五味雜陳、不知道 該怎麼形容,胸口悶悶的,僅管如此,我 很高興自己能夠和阿公做了最後的告別, 謝謝他,給我學習的機會,也祝福他在另 一個世界健康快樂。



Patient's Trust

■ 文 | 許晨薇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三年級

實習進入第二週了,下午我和忠毅學 長一起為他的病人執行抽痰技術,由於 阿公有放置氣切套管,學長告訴我在放 入抽痰管的時候,只需放入約 10cm,過 程中不可按壓抽吸的地方,以免傷害氣 管黏膜,抽痰時,則以螺旋的方式,慢 慢地將抽痰管拉出,每次約 10-15 秒, 就要讓病人休息約 1-2 分鐘,以避免造 成缺氧。

阿公的肺部有許多痰液。我們從氣切 口進行了3次抽痰,但每次抽出的痰量 不多,我們想,或許大部分的痰液堆積 在上呼吸道,因此想要由口腔進入抽痰, 我們請阿公張開嘴巴,但阿公一直不願 意,只是把嘴閉得緊緊地,不開口就是 不開口。

約過了3分鐘,阿公嘴巴好不容易稍 微張開一下,我們趕緊將抽痰管放入, 但阿公一發現抽痰管進到嘴巴內,立刻 咬住,不願意讓我們繼續。當下,我不 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因為若要繼續放, 一定會讓阿公受傷,但不抽,阿公的痰 又很多。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 和學長一起安撫阿公,希望能讓我們繼 續,但阿公始終不肯。

我問自己,到底是那裡出錯了?心裡 有許多疑問,也有些挫折。

在我們手忙腳亂中,老師來了。我注 意到,老師每準備做下一項動作時,都 仔細向阿公説明,包括做的目的、阿公 會有那些不舒服、希望阿公如何配合、 我們會如何減輕他的不舒服。我發現阿

公非常專注地聽老師説話,老師請阿公配合時,阿公都能夠配合,例如:當棉棒進入氣切口清潔的時候,可能會造成阿公產生咳嗽反應,痰液就會從氣切口跑出來,但阿公都很忍耐,我們共清潔消毒了三次,才放Y型紗固定住氣切套管。整個護理過程中,阿公都很配合,沒有拒絕。我不禁納悶,為什麼阿公的表現和剛才我們照護他時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老師再一次幫阿公抽痰,氣切造口的痰抽完後,要從口進行抽痰前,老師請阿公將嘴巴打開,讓上呼吸道的痰液可以抽乾淨,阿公聽了老師的指示後,就主動張開嘴巴。當我看到阿公配合老師指令時,覺得很意外,也感到很失落,為什麼阿公的反應差這麼多呢?因為 10 分鐘前,當我們要為阿公抽痰時,阿公怎樣都不願意張

開嘴巴,但他卻願意配合老師抽痰。

忠毅學長轉頭對我説:「有沒有一種 病人對我們失去信任的感覺?」

當下,雖然我的心裡真的有點失落和 難過。但我重新回想和阿公互動的過程, 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向阿公介紹自己是 誰,就直接幫阿公執行抽痰。當我們還 沒有和病人建立信任的治療性護病關係 時,病人對我們有防衛心,其實,也是 一種保護自己的行為。

這件事提醒我,也讓我學習到:無論 去幫哪一床病人進行護理,我們都必須 先和病人介紹自己是誰,要做什麼事,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怎麼做,就像老師 這次的示範。當病人對我們產生信任感, 他就會願意讓我們幫助他,謝謝阿公和 老師讓我了解信任關係的意義和重要 性。

